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捌集】

三百年第一诗笔

——“通州二生”记范大

老佛爷也敢惹

——陳修頤和同被擒的林昭年

以夷制夷而制于夷

——李鴻章晚年之际遇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風樓琐记 捌

[第捌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2-5055 号

正中书局授权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8/高拜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3-2759-7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704 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八)

作者: (台) 高拜石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陈一铭

封面设计: 浸一 尚凡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80 千

印张: 11.7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759-7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三百年第一诗笔——“通州三生”记范大	1
占着肥缺不揩油——王弼夫与外交史料	24
老佛爷“借刀杀人”——盛伯希文词冠北燕	29
只当师爷不当官——岑盛之宏伟奇逸	51
一幅图物语——崇效寺“青松红杏图卷”感旧	64
庭园豪宅的故事——吴小城、樵风别墅及其他	74
“秋水园”名门——汀州人物数伊家	91
一场混乱的闹剧——沈子培与丁巳复辟公案	102
遗诗三万首——杂谈诗人樊樊山	135
好以重典治乱世——庄思缄风格峻整	164
中国铁路之祖——詹天佑之才艺功绩	184
千年琵琶喜相逢——刘聚卿喜聚双忽雷	198
百年香江诗里看——黄公度香港感怀诗	210
台湾第一园——板桥林家花园与林维源兄弟	225
回头浪子——丁惺庵孤怀旷思	234
老佛爷也敢惹——谏修颐和园被摈的林绍年	247
老佛爷逃难实录——长安宫词作者胡研孙	263
端正夫子——严范孙轶事补遗	286



琉球就这样变冲绳——从李鸿章画像说到 葛兰特和“琉案”	295
以夷制夷而制于夷——李鸿章晚年之际遇	324
悼国魂兮思国殇——黄花岗上吊黄花	364
李盛铎巧取珍本——袁漱六藏书聚散经过	367

三百年第一诗笔

——“通州三生”记范大

清光绪六年庚辰（公元一八八〇年），武昌张裕钊（廉卿）客居江宁，张謇偕其友范铸、朱铭盘，谒廉卿于旅次，执贽称弟子，廉卿大喜，很得意地说：“吾一日得通州三生，兹事有付托矣！”

晚清治古文诸家中，能严守“桐城派”家法，又能闳以汉赋气体，而无桐城寒涩枯窘之病者，首推曾国藩；曾氏既成大功，门下士多通显，独张廉卿以治文为事，相从凡数十年，国藩尝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即指廉卿与吴挚甫（汝纶）也。廉卿文字渊懿，得力于曾氏阳刚劲直之气为多，他主张：

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可因之而益显，其法不外于此。

其喜得通州三生者，以薪传有人，故谓“有付托”。《清史》中，张廉卿列《文苑传》，以范、朱二人附，并称为廉卿门下之最知名者。



范铸，字铜士，号无错，与其弟范钟、范铠，称“通州三范”，所以一般朋友称他为“大范”，或“范大”。世为通州儒族，少年时出语惊长老，长而益奇。他和张謇可说是总角之交，同治七年戊辰（公元一八六八年），张謇应州试，榜发，范铸列第二，张謇取列百名以外，张謇日记中自注“通州范铸，少余一岁，列第二”。

次年己巳（同治八年），张、范二人，便结为良友。朱铭盘（曼君）和张謇相识，则在光绪三年丁丑，张謇入吴长庆幕时，始相识为友。铭盘为泰兴籍，南通在清代为直隶州，泰兴是通州的属邑，故三人称“通州三生”。

范铸虽饱学能文，一时名公巨卿为之倾倒，可是屡困场屋，终其身为主生，其后改名为当世，字肯堂，号伯子，大约就是因为屡上科场不获一第的缘故。

伯子为文深得张廉卿的薪传，绍述“桐城义法”，流衍于通州，而别成一军；诗则学黄山谷，功力甚深，与义宁陈三立，称晚清诗界“龙象（佛家语：称诸阿罗汉中，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然抑郁牢愁，陈石遗说他的诗：“诗境几于荆天棘地，不啻东野之诗囚，而其下语不肯犹人，读之往往使人为之不欢。”

但其他的人，对他无不推崇备至，如吴挚甫称：“其诗纵横不可敌。”

张謇说：“伯子诗，不仅为通州二百五十年来所无，就是与并世英杰相较，也无多让。”

陈三立则赞称他是：“清朝三百年来第一诗笔。”

伯子在功名上虽不得意，但前半段的生活似乎还过得很好。他初娶的夫人姓吴，称“大桥夫人”，能诗，伉俪甚笃，不幸在伯子作客湖北，受聘通志局修志时，得病亡故。伯子正草《列女传》，闻耗为之停笔写哀，作悼词四绝：

迢迢江汉泪滂沱，秉烛修书且奈何！
读罢五千嫠妇传，可知男子负心多。

功名失意，又兼上别离丧偶，使他无心作客，在修志告一段落后，匆匆辞了通志局的事，返家时则已玉棺深掩，黄土一抔了。他写了一副极其哀痛的挽联，悬在“大桥夫人”的灵右，句云：

又不是新婚垂老无家，如何重利别离，万古苍茫为此别；

且休谈过去未来现在，但愿魂凝魄固，一朝欢喜博同归。

及到“大桥夫人”墓下，墓门深掩，永隔人天，并有诗哭奠，也写得沉哀之极，如：

草草征夫往月归，今来墓下一沾衣；
百年土穴何须共，三载秋坟且汝违。
树木有生还自长，草根无泪不能肥；
泱泱河水东城暮，伫与何人守落晖！

其时吴挚甫适官直隶冀州知州，看到伯子和曼君、季直唱和诗，知道他正赋悼亡，写信给他慰问，并约他北上一游。

他正感着侘傺无聊，同时他很看重挚甫的治学与为人，更不便遽却，遂由通赴冀。恰好他的老师张廉卿也到了北方，在保定书院主讲，他此时已不想再向场屋里博科第，便向古文作更进一步的研讨，相与论定古圣贤人之微言奥义，学问遂以益进。



挈甫对伯子很为器重，不忍见这名场失意的才子，客邸身单，鰥鱼夜永，神伤心痺，有心替他做媒，好使弦续鸾胶，重调琴瑟。他的桐城同乡朋友姚慕庭（濬昌），正任江西吉安府安福县知县，长女已嫁与马相伯（其昶），次女蕴素，尚待字闺中。

这位二小姐，端丽能文，兼娴吟咏，正是天成的喜耦。伯子却不过，且和慕庭的儿子姚叔节、永概兄弟，他已见过，知是世家令媛，便即应允，于是这婚事便告成了。

光绪十四年戊子，伯子三十五岁，也是姚永概中“解元”的一年，姚家喜事双临，迎伯子到安福就婚，有《入滩河易舟，闻舟人言，往月安福使人迎探状，惭恐弥甚，心神益焦，辄复为诗十九韵》之作，准新郎心情，写来跃然纸上，句云：

顺康元老家，乾嘉大儒系，
道咸名公孙，同光诗人子，
蔼蔼敦诗媛，持以配当世。
当时却不言，咄哉吴刺史，
持我烟雾中，德我亦已詭。
令今尚在途，吾独望公耳。
金陵逢诸昆，玉树得相倚。
依依订后期，期在月建子，
岂知岁寒累，隔月不能指，
纷如败叶多，扫去复填委。
江流入大湖，湖穷见滩水，
一月四易舟，偃蹇莫能驶。
已闻安福君，迎探日有使。
人生重然诺，大诺矧可尔！
感此宵寐淹，对烛弥惭已。
韩公诗万篇，翱也数十纸，

培塿附泰山，不尔将安恃？
伐檀取新作，急索勿令徙，
持为到门献，薄咎庶能理。

到安福之日，见面便呈这诗，慕庭大为激赏，喜得才人为婿。却扇（古婚礼，行礼时新妇以扇遮面，交拜后去扇，成为却扇）之日，新夫人更是雅丽出众，吐属不凡，伯子大慰所愿，有诗云：

酒狂谁似盖宽饶，长剑禅衣只自描；
作苦不知身世贱，搜奇独恨古人遥。
结交颇尽东南美，娶妇能兼大小桥；
离合死生今白发，凭君慰我写无聊。

其风流自赏如此。

伯子就婚安福，燕乐融融，冬尽春来，益饶佳趣，闺闼间更唱迭和，自为师友，姚慕庭官清如水，意闲似鸥，衙斋唱和，冰玉双清，伯子的心情，亦若枯木逢春，至为得意。录其《骤暖出眺远，复同外舅登阁，次韵一篇》之句：

南方天气多炎蒸，惊蛰几日熏风生。
春乘夏气一何锐，昨日枯柳今朝荣。
竟把纱罗易裘服，洒然出眺心神清。
此邦山色亦佳绝。往往峭拔无低平。
城根灭没不可见，微见粉堞当疏材。
有亭翼然欲飞去，陡绝不知谁所营。
丈人官此亦良得，但祝老母娱千龄。
南楚北燕吾涉过，茫茫独啸谁同声？
三十已妨浮誉起，四十欲将高隐成。



隐卒不成誉亦少，每年还为饥驱行。
无官弗求有弗弃，从人觅食徒荆榛。
冀州食粝亦云泰，一旦自休亦割情。
天津城上春如海，仙李枝头溜好莺。
怪底白鸥性殊洁，不能浩荡姑衔冰。
爰居却有避风智，精卫难将沧海平。
瓠子名为封禅瑞，柏梁又主钩陈兵。
天心茫昧岂能测，三公弼亮知权衡。
嗟我与公但相照，宵来璧月女华灯。
肥甘大肉岂足惜，名子快婿齐称觥。

其时吴挚甫已去官，给“直隶总督”李鸿章礼罗入幕，因鸿章的少子经迈，已届就傅之年，乃荐伯子于李，这时已函告了伯子，招其北上。因此，伯子在婚后三四个月之后，便挈了新夫人，到天津入幕做了幕宾，宾主至为相得。

当时李鸿章勋业盖世，领袖畿疆，内政外交，清廷倚为轻重，伯子从不以私事有所干请，鸿章素以才气爵位自矜，好以利禄驱使才俊，独伯子志节超擢，鸿章亦益重其品格，每月初一、十五，具衣冠到书斋里，向伯子起居致候，以古代宾师之礼相待。

光绪十八年壬辰正月初五日，李鸿章七十生日，两宫赐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伯子书一联为寿，句云：

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
登泰山，小天下，藉通家上谒，方今文誉足平生。

词意复（xiòng，久远）绝，恰合身份，有议其稍嫌于亢者，伯子笑置之。

当时，各方寿李之联，佳者极多，如翁同龢致祝之：

壮猷为国重；
元气得春先。

又：

中国相司马矣；
老子其犹龙乎。

张之洞之：

四裔人传相司马；
大年吾见老犹龙。

张之万之：

景武勋名，临淮纪律；
邳侯相业，柱史仙龄。

张蔭桓之：

天生以为社稷；
人望之若神仙。

及俞樾之：

为岁之首，为月之中，春酒一卮，惟相公寿；
治内以政，治外以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又：

以黄阁老臣，兼青宫太傅，九畿坐镇，五等崇封，
德威及万里遐陬，翻笑唐李郭宋范韩，勋业事功，不离
寰宇内；

先元宵十日，祝上相千秋，梁案齐眉，谢廷继武，
恩礼自九天下逮，远轶汉张苍魏罗结，富贵寿考，再届
古稀年。

伯子对以上联语，少所许可，不是说太堆叠，便是指为试帖，
尤其相司马典故，说：这岂是用于三十年宰相之语？其自视之高
如此。

光绪十九年癸巳，日本窥伺朝鲜渐亟，其时中国海军新建，
海军提督丁汝昌率海船二十八艘，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波，
练阵技，一班浅视者便诮“天下莫强焉”，独李鸿章老谋深算，他
认为湘、淮旧将，死的死，老的老了，对外殊无把握，器械缺乏
尤不应用，想从外交方面，以夷制夷，其措施颇为枢臣所不满。
伯子盱衡世局，良切杞忧，有“千灵百怪争鸿濛”及“顾此稊壤
忧心忡”之叹。

甲午（光绪二十年）中日事起，朝士争起言战，清廷遂锐意
用兵，鸿章始终以“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战事真无把握”为言，
遂为众矢之的，诋排鸿章的人，竟于奏牍中，指斥“东床西席，
狼狈为奸”，东床指鸿章之婿张佩纶，西席即谓范伯子也。他感到
“冀州亦何事”，“险怪不可触”，坚意辞幕，及鸿章得罪，伯子遂
挈眷南归。

这年的八月，他用高青邱“中秋玩月韵”，极为海内传诵，陈
散原叹为“清朝二百年来第一诗笔”，原诗录之如次：

我来四换霜林蓝，魂梦已失江边岚，
江月沉沉山月小，今皆沦落无人探。
曩说吐茵不宜逐，坐对丞相车龔髻，
偷有此庐乐今夕，天与月我相濡涵。
月之团团定何物，疑非我与天能参，
一片寒冰照人世，却有功用无求贪。
著向青天不可扫，朗若大宇题空嵌，
所以贤愚各顶礼，岂有骂语闻诃讪。
我之持持定何物，语大足比书中蟬，
当年亦欲舍此相，春山夜雨紫苔龔。
固知早成定虚愿，不得缘发寻归庵。
郁蹙锦瘤要人采，百计不售成枯枿。
平生思之但负月，扪心愧对秋江潭，
人间佳节复有几，沦失八九钟阜南。
身独何为入囚舍，翻覆自缚真如蚕，
只能磊落对天笑，老死寂寞吾何惭？
香焚径下嫦娥拜，臣于万物靡所耽，
朝吟暮吁有述作，书生例许为空谈。
李彪设具范云啖，岂论明日无黄柑？
天有雨风月有阙，惟独臣言无二三。
祝拜而起妇亦拜，拜罢一笑千愁含，
谓余披写既如此，孰为偃蹇停归骖。
天寒海昏怒涛动，孤客坎壈真能堪，
嗟子斯言吾岂昧，飞霰既集谁不谙。
丈夫行止有尺寸，但惜玉貌非好男，
长年与人共烟火；能无一日同苦甘？
何况东兵大蠹手，曾不责我谋平戡，



精台丈人亦无事，正用此际穷幽草。
劝君努力清光下，不惜沉醉宵酣酣，
博得有情无知慧，岁与草木无边耗。

伯子《中秋玩月诗》，真力弥满，气韵生动。陈散原诵之，叹为：

苏黄之下，无此奇矣！

报之以诗云：

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
得有所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
深杯犹惜长谈地，大月难窥彻骨忧；
旷望心期对江水，为君洒泪忆南楼。

当其时，海水群飞，九州麻乱，伯子生于此际，无可抒泄，举烦冤郁勃磊落之气，喷薄出之，一一寄之于诗，抑亦不得已欤！他挈同蕴素夫人南归，一路游览，夫妇同为诗人，唱和甚乐，他负异而不欲炫名骇世，无谓之毁誉，更秕糠视之。举其《泰山下》诸作，以见一斑：

生长海门狎江水，腹中泰岱亦峥嵘；
空余揽辔雄心在，复此当前黛色横。
蜿蜒痴龙怀宝睡，蹒跚病马踏砂行；
嗟余即逝天高处，开阖云雷恍未惊。

到了通州，他时与夫人遍览狼山诸胜。狼山在通州之南，雄

踞长江北岸，与常熟福山隔江而峙，是海疆重镇，也是游览的好去处，山巅有支云塔、观音院、林溪精舍诸胜。春服并驾，携手喁喁，人远望之若神仙，他二人也极游燕之乐。有《与内子登狼山游燕极乐，内子先有诗，而余次其韵》云：

世态更改年复年，山色向人无变迁，
所以古之倦游者，往往归结青山缘。
嗟我蓬飘二十载，今来共尔东南游，
越从戊子作重九，十年不履兹山巅。
春初与人观野烧，冥从杂遝（tà，同“沓”）如流
川，

此闲岂容尔我迹，辗转期待秧分田。
山空人静杂花发，攀登一览心欢然，
平时未知知几许，及此方觉吾犹全。
身之得闲贱亦好，饥饱在后何须钱？
惟以佳人古难得，同时郭李云如仙。
白头相守亦相喻，此乐未被旁人先，
三天大千泡影置，当时如来岂不贤？
四十年间厄穷汉，惜无此趣能少延，
如今与尔共生灭，在家何取忘家禅。
一日看山未云少，百方清兴来连连，
浮云已向空中失，落日犹在天边悬，
临门一照长江水，人与山容皆静娟。

具用世之心者，虽行藏安于所遇，但濩落（零落、无聊、失意）也不能无悲。他有《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和杜酬高蜀州诗体韵》一首，可知其并未忘世。句云：



人间何日不兴作，何代无人怨沦落？
把手杜公人日篇，感激凄怆泪如昨。
遥遥大历千年来，人代相看已寥廓；
宁我班无经世才，知君亦乏匡时略。
常将短札记经过，更把长篇娱寂寞；
言怀稷契悲唐虞，坐想骅骝忆雕鹗。
如今似我更无论，汉中昭州无一存；
刘表能谈周礼乐，赵佗不问汉乾坤。
朔风栗栗重险覆，西海滔滔万溜奔；
天意宁嗟腐败土，旧游欲断公侯门。
可怜季世生无赖，要使饥驱道不尊；
尺水涟漪复何有？涸余常此役惊魂。

甲午以后，李鸿章父子为国人所集矢，翰苑敢言之辈，至直斥：“鸿章利令智昏，为倭人牵鼻，闻败则喜，闻胜则忧。”

安维峻说：“李经方为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

易顺鼎谓：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供给倭人……其纳外妇，即倭皇睦仁之甥女。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藩。

众口铄金，清廷亦不给面子，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免掉“直督”及北洋大臣之职，“李二先生是汉奸”，几于妇孺能说，吴挚甫所谓“有舌烧城，以国倾公”之时也，黯闇至极。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变政时，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衔也丢掉了，后奉派到山东戡灾，这时确是寂寞之时。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冬派他署两广总督，无非叫他去南方看守门户，一直到庚子（光绪二十六年）老太太自己闯下穷祸，弄得不可收拾，才叫他北上议和。七十九岁的老翁，周旋折冲于狡狠贪诈、